

AI之于网络文学：创作利器，还是“隐身工具”？

近年来，人工智能与网络文学的关系成为热门话题。第55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提到：在网络文学领域，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发展新引擎。一是辅助创作，为网络文学作者提供灵感。二是优化翻译流程，“一键出海”“全球追更”成为可能。

一方面，依靠大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，创作者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框架建构、线索整理、人物设定和情景描写等，提高创作效率。另一方面，AI也存在缺乏自我意识和生命体验的局限性，尚不能真正理解人类情感的复杂性

和世界的多样性。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厘清。

不久前，“AI时代的网络文学创作”研讨会在江苏师范大学举办。活动聚焦人工智能（AI）时代网络文学创作的机遇与挑战，通过主旨演讲、专家报告、对话访谈等形式，探讨如何推动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，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。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指导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，江苏师范大学、徐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。我们围绕研讨主题，约请几位专家开启了一场圆桌谈。



AI辅助创作

曹 一作（新华社发）

是人工智能不具备的？

欧阳友权：世界上不存在无“人”的文学，文学的“根”深植于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体验中，而AI创作则是冷冰冰的“无痛操作”。AI没有意识和自我意识，无法实现作品的意义赋能，人主导文学作品原初构想、创作输出、文本修改和艺术效果的能力，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。

温德朝：善用文化和地域资源是网络文学崛起的密码之一，AI处理的是数据，工作机制是算法，无法写出地方实感。比如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，承载了丰富的汉文化资源，网络小说《下一站，彭城广场》以徐州为地理坐标，将明朝、民国、当代三个时空折叠交织，熔铸成一部气势恢宏的城市发展史。同时，淮海战役红色经典故事、煤炭老工业基地转型、彭祖养生、烧烤等“徐州故事”，也成为当地网络作家的取材源泉。

间：网络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文艺形态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《2024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》，网络文学作者规模已达3119.8万、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5.75亿人。面对当下读者的多元化需求，网络作家如何与读者实现良性互动，创作出更多多喜闻乐见的作品？

马季：网络文学在代际更迭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区别于传统文学的因素，比如它更贴近时代、青春感更强、更强调想象力和故事性。在写作上，网络文学广泛运用强节

奏、反转的叙事技巧。网络作家需要在保留网络文学基本特征的同时，反映现实、反映时代、反映社会发展，用艺术的力量、思想的力量、审美的力量，创造出充满创意的、引发读者共情共鸣的故事，这才是读者和市场需要的作品。

黎杨全：媒介技术变革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，是文艺大众化的延续。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体现在让大众成为文艺经典的欣赏主体、将大众作为人物塑造的中心、让大众成为创作主体三方面。可以在这三方面寻找网络文学与新大众文艺的结合点，考虑通过搭建公共性文艺平台，推动网络文艺走向新大众文艺。

李玮：网络文学因其“网生性”特点，自诞生之日起，始终受到青年人的青睐，作者和读者群体均趋向年轻化。求新求异的“Z世代”广泛参与到网络文学的创作、传播与消费领域，推动网络文学从传统模式向更广泛的文化领域迈进，从单一的阅读产品到更为复杂的多维文化载体，年轻一代的创新优势使网络文学散发出持久的吸引力和生命力。正基于此，网络作家需要多倾听年轻一代的声音，创作出更多触动年轻心灵、反映时代精神、引领文化潮流的优秀作品。



在数字化时代探寻人类的本真诉求——读石一枫《一日顶流》

张艳丽

贝贝出现，他暂时忘了“怕”。而当李贝贝离开时，胡莘珥声嘶力竭地喊出：“谁来管管我！”其中蕴藏着 他 20 多年来对“怕”的恐慌，也是他作为一个生命体最本真的诉求与呐喊。犹如《狂人日记》中的“救救孩子”，当他发现热闹的现实世界背后的荒凉本相，心理上的生命需要使其本能地发出呼救。由此，直播中一句“谁来管管我”的呼喊与无可依附的现代人的情绪产生了共鸣，胡莘珥在互联网上意外爆红，成为网红“求管哥”。成为“顶流”后，众人的目光犹如杨树的眼睛让胡莘珥害怕，在对“怕”的逃离与对“爱”的找寻中，他开始了自我疗愈。人工智能慧行的出现使其绝处逢生，得到心理安抚。终于，胡莘珥以对李蓓蓓的爱为钥匙，以慧行的情感慰藉为动力，击碎了“怕”。

在“怕”“管”“爱”的心理变化中，胡莘珥这个人物形象逐渐丰满立体。作家将他比作“流浪的二傻子”，赞赏其天真、纯良的傻劲儿。正如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，他们忠实于本心，执着于对生命本相的探寻并勇于发声。石一枫借此表达了他的忧思：“面对未来，人类愈发乏力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二傻子为这个物种的价值划定了最后一条护城河：做个人吧，起码别让机器比我们更像人。”这句话一语道出其创作旨归。小说的故事虽穿着科技外衣，内里却是作家对人类生命走向的隐忧与探寻。在虚拟世界不断膨胀的当下，人最本真的需要什么？如何在追求流量变现的

资本逻辑中保持“人”的清醒？这是现代人需要面对的时代命题。作为生命体，最终满足人类需要的恐怕不是丰富的物质、高深的思想与算法模拟出的情感，乃是内心的充盈与满足。在渺不可知的未来面前，人唯有守住作为生命体的本真需要，才能不被科技洪流所裹挟。

就此而言，《一日顶流》更像一个寓言，探究严肃的哲学命题：人类未来走向及生命价值何在？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我们必须回归“生命”本身。就生物学而言，生命是“具有特殊结构且比较稳定的大分子物质”，人的生命意义即“人类的存在、生儿育女、满足自身需要”。因此，生命的本质是一种需要，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满足其需要。就社会学而言，“人”更是一种精神存在，因此，“通过延长‘物质生命’而追求‘精神生命’的永存，才是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所在”。若把物质生命称为外部生命，精神生命则可分为内在生命，而文学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便是对人内在生命需要的表达与探寻。

石一枫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，便是这种关注内在生命的人物形象。这类人看似有点傻，实则活得认真。以胡学践父子为例，机械事故使胡学践由技术工人变成了足不出户的网民，从Intel486用户到攒机高手，他发现了间接导致妻子意外身故的黑客“老神”，却原谅他并鼓励其重新做人；明明对李蓓蓓的母亲动了情却担心拖累对方而婉拒爱情；日常花费极少，却对“北漂”李贝贝倾囊相助。这是一个不

计个人得失却心胸广阔的人。胡莘珥也是如此。在李贝贝眼中，他有些“彪”；在发小马大合那里，他是任人可欺的滥好人。内在生命的渴望使其对外部世界的需求极低，而对爱与理解的内在需要却异于常人。5岁宣布“爱”却真诚而郑重地“爱”到了28岁，这23年的心路历程便是其内在生命意识发展的过程。《一日顶流》摄取人物不断向内认识自我的心灵图景，塑造出真诚、纯良而又仗义的人物形象，并赋予其互联网带来的伤痕与梦想，探寻人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完成“人”的成长，以不可替代的生命存在走向未来。

作为一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，石一枫擅长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社会问题并指出其症结。以社会热点为思考的出发点，以人文关怀为底蕴，以艺术性、趣味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故事为载体，构成了石一枫鲜明的创作特色。他在轻松诙谐中探讨严肃的社会问题，从以游戏电竞为题材的《入魂枪》，到反思教育问题的《逍遥仙儿》，再到探寻人与网络关系的《一日顶流》，石一枫在意味深长的故事中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，启发人们在热闹中保持冷静的思考。尤其是《一日顶流》中对最新科技的文学想象、对生命价值的探寻，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意义，显示出作家具有前瞻性的文学创造力，也展现出他作为当下“新北京作家群”代表的实力与潜能。

（作者系华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）



常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，我接触到的考古文博类图书可谓浩如烟海，强雯的随笔集《访古记：一个人周末博物志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）却让我眼前一亮。

相较我日常接触的8开本或16开本的精装考古报告和展览图录，32开本的平装《访古记》在我的书桌上显得如此娇小精致。封面的蓝色背景中，伏羲女娲交尾图和绿松石铜牌饰两个剪影，将“访古记”三个烫金字映衬得熠熠生辉。书皮背面更是内藏乾坤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，两侧标注出强雯近几年涉足过的几十家博物馆，以川渝地区为主，又延展到远至东南亚的新加坡乃至大洋彼岸的美利坚。书中的36篇文章分成6个单元，既自成体系，又相互关联，既各自独立，又前后呼应，好比农家小院里藤蔓上的一串串葡萄，又如故宫珍宝馆内朝珠上的一颗颗东珠。

具体而言，除了《地球上的“租客”》是介绍属于古生物范畴的恐龙，其余每篇文章都是介绍某一类文物，既有可移动文物，也包括不可移动文物。从高贵的“尊”，到省油的“灯”，从把谎言坐实的“摇钱树”，到黄粱一梦的见证者“瓷枕”，从深藏水底的白鹳梁石刻，到雨台山上那一通残碑……书中的文物年代上起三代先秦，下迄明清民国，材质涵盖金铜、陶瓷、砖石等。这些在博物馆和古迹遗址中的常见文物也许并非名动天下，但在强雯笔下却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，再次活了起来。

最令我佩服的是，《访古记》中的每一篇文章皆是旁征博引、深入浅出，在田野考古、历史传记、神话故事、传说秘闻中跳转往复，天马行空却又收放自如。故事娓娓道来，典故信手拈来，感悟源源而来，一口气读下来，毫无顿挫停滞之感，不时出现的金句妙言令人耳目一新、拍案叫绝。比如第一篇“尊贵的尊”，从四羊方尊入笔，以妇好鸮尊结尾，作者将湖南、重庆、山西、四川、河南等地出土的各类尊有机串联在一起，叙述水到渠成，清新洒脱，毫无违和之感。

巧合的是，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东汉时期四川地区的摇钱树，所以“摇钱树：把谎言坐实”自然而

与文物进行一场深度对话

评强雯

文 明

《访古记：一个人周末博物志》

然便成为我重点关注的一篇文章。也许强雯收集的摇钱树材料没有我的齐备，但她却另辟蹊径，将摇钱树实物与明清笔记小说结合在一起论述，从东汉到清代，近2000年的时代跨度，就这么轻松又写意地建立起了联系。

北碚是重庆的后花园，作为土生土长的北碚人，我却不知道自己的家乡竟然有塔坪这么重要的文物遗存，实在汗颜。一铁质，一石质，两两相望，内外对峙，通过强雯的描述，我对塔坪有了深刻的印象，回老家探亲之时，一定要去现场勘探一番。

公众考古之趣在何处？强雯的这本《访古记》为我们作出了一个良好的示范。作者以一种私人诗学的方式，与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进行一场触及心灵的深度对话，并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、去关联、去阐释、去创造。“访古”的背后，实际就是公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双向奔赴，一面是过去真实存在过的物证，一面是在时空穿梭中的思绪，博物馆和遗产地则提供了连接真实与畅想的物质空间，成为连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桥梁。

泱泱中华，历史何其悠久，文明何其博大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离不开公众参与。将解释权开放给公众，是让文物鲜活起来的一种有益尝试与突破。

（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官廷历史部副主任、研究馆员）

柳岸长篇新作《天下良田》：

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乡村振兴故事

本报电（徐妍迪）近日，由中国作协创研部、作家出版社、河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《天下良田》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

《天下良田》是河南作家柳岸创作的长篇小说，作品以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为背景，以陈胡县“农开办”（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）为叙事核心，通过三代农民、基层干部与县乡公务员的多维视角，讲述豫东南平原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。

作品研讨会上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吴义勤表示，这部小说以对现实“正面强攻”的写法，体现了

专家分享“如何选择名著译本”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“爱上名著，从选好译本开始”阅读分享会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举办。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、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刘文飞，文学译者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许凡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从《小王子》《动物农场》《老人与海》《佛兰德斯的狗》《小毛驴之歌》等5部经典世界名著出发，解析经典译作的文学价值以及优质译本对阅读的重要性。

《老人与海》译者李文俊和《小王子》译者郭宏安曾是刘文飞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时的同事，也是他十分敬重的前辈翻译家。刘文飞说，两位先生中文文字功底深厚，出自这些名家之手的译本值得读者挑选并反复阅读。他认为，选择好译本要选高水平的译者。优秀译者的翻译风格应该是原作

的风格。此外，在旧译、新译和重译本中，要审慎挑选。

许小凡表示，可以考虑值得信赖的出版社出版的译本。“在译者的译序和译后记等译作副文本中，我们可以了解译者真正的水平，帮助我们挑选译本。”

韩敬群感慨，在他所接触的老一辈翻译家中，很多人从事翻译工作并非为了赚取稿酬，而是出于热爱。他把这些翻译家称作“盗火者”——从异域“盗”来文化的火种。“一代代翻译家薪火相传，传的不仅是翻译技巧，更多是把异域的文化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我们的肌体。”对于译本选择，他认为，“说到底，译事三难‘信’‘达’‘雅’，翻译第一要准确，第二要通达，第三要文辞优美，这个准则大体上不过时”。



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当下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经验。石一枫的《一日顶流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以互联网科技发展为背景，融入最新科技元素，用切近现实的选材、独出机杼的情节、鲜活的人物以及活泼风趣的语言，将科技知识与人文情怀熔于一炉，讲述了一个独属于数字化时代的故事。小说以胡学践、胡莘珥父子与互联网的关系为明线，以主人公胡莘珥的心路历程为暗线，将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穿插联结，勾勒出主人公意外成为网红后遭遇的心理危机以及自我疗愈过程，揭示出“人”作为生命体的本真需要及其价值实现路径。

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胡莘珥“怕”“管”“爱”的心理呈现，首先是“怕”。他的“怕”来自一场机械事故。母亲的惨死促使他选择性失忆，母亲墓地“杨树上的眼睛”令他恐惧，后来延伸到怕“千年虫”、怕被人看、怕没人管……于是，5岁的胡莘珥“爱”上了6岁的李蓓蓓——有姐姐“管”，他才不怕。这种“管”被他理解为“爱”，即使李蓓蓓失联多年，他依然坚持寻找。对“爱”的执着不仅源于母爱的缺失，也出于他对“怕”的逃避。当接替李蓓蓓的李